

“文学进军” 擂台  
征文 第九季

每于寒尽觉春生

查晶芳

携着冰封与雪飘,大寒走到了季节的尽头。

她是季节之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;是季节的悬崖,跳下去就是春天;是日历的最后一页,撕掉时有惆怅,有希望。

她虽步履缓慢,寒凉沁心,却显出了前所未有的坦然与轻松。似白发苍颜的女子,行至生命的晚景,终于卸下了所有的修饰与面具,以最枯涩的容颜,最素朴的思想,面对世界。

山陆续白头。水渐次凝噎。枯草凌霜,硬如铜丝,支支直立。软泥覆雪,车碾过,辙印分明若铁线,不经意碰了脚,痛感尖锐,不绝如缕。冷风兜头灌,像从头到脚淋了盆冰水,让人兀自哆嗦个没完。空气生硬而紧绷,室外待久了,脸上木木麻麻,摸着像不是自己的脸。屋檐下,树枝上,挂满冰凌,大自然像是忽然长出了无数条长长短短的白眉。即便雪雨无踪,亦是清日辉光淡,天空地萧肃。

大寒,寒气之逆极,一年中最冷之时。世界像被按下了暂停键,原野悄静,人影渐稀,恰应“寒”之意。此际,虽山瘦水枯,月冷星孤,却也是最清明之时。大寒,实是大自然在调养生息。人,该学学大自然,适时褪尽繁华,清空自己,冷静身心,坦然面对寒凉,不动声色间,慧藏蓄力,静等花开。

雪,是大寒的熟客。她悄然飘落,擦亮了岁月的玻璃窗。银光奔腾,泄涌而来,摊开手,指尖寒凉,心中有喜。雪是



风雪与共 一路相伴

王优

晨起,打开衣柜,准备找一件厚实的冬衣。近来气温骤降,每一缕风似乎都长出了尖利的牙齿,咬手咬脚。我只想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,让寒冷无处下口。

当手指触到一件白色羽绒服上,面料特有的细腻质感暖流一般,沿着指尖传递到大脑。悬挂的衣服挨挨挤挤,白色中羽被黑色长羽遮了大半,取下来,穿起来,往镜前一站,嘿!不错嘛!

这是一件旧衣,买了快20年了吧,印象中,许多年都不曾穿过了。此刻穿上,只觉轻柔、舒适、温暖,远胜近年买的各种羽绒服。

这件羽绒服是先生买给我的。那时我们在乡镇上工作,离县城有五六十里路,交通不便,一起逛县城的机会极少。有一年冬天,先生不知何事去县城,回来时拎回一个大袋子,有些神秘地放在我面前。打开一看,哇!羽绒服!纯白色的羽绒服!

那时候比较盛行的是丝棉做的冬衣,轻便保暖,关键是便宜。一个又一个冬天,有棉服相伴,寒冷也就减退了大半。要知道,我的少年时代,穿件新棉袄都是难事。新棉袄暖和,但是臃肿;旧棉袄既臃肿笨重还不暖和。一件棉袄要从一年级穿到五年级甚至初中,开始长及膝盖,渐渐跑到肚脐上。布面破了,棉花漏了,塞进去,补起来,接着穿,老大穿了老二穿。“布衾多年冷似铁,娇儿恶卧踏里裂”,我知道,老杜一点都没夸张。

偶尔也买羽绒服,不过是杂牌的,价格便宜,看起来不错,买回来穿在身上,羽毛钻出来,跑得浑身都是,一时间成了个毛鸭子。至于高级羽绒服,名牌的,那是放在高处的棉花糖,甜甜地散发着蓬松而诱人的气息。

先生说,他路过羽绒服专卖店,看到里面的羽绒服实在太漂亮了,就想买一件,给我一个惊喜。他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款式和颜色,也不知道我穿衣的



覆盖,是掩埋,也是蓄积,是暗藏。不信,你看那极寒之下,希望正悄悄萌芽,春天的心事即将破土而出。

时光已悄悄开启了万物的闹钟。鸡开始孵卵,鹰隼开始试翼,坚冰深处,春水渐生。瑞香吐蕊,室兰芬芳,水仙凌波绽放,蜡梅迎雪,在清冽之中,喷薄漫天清香。

大寒至,年关近。需要一场热闹,来抵消一岁将去的怅惘;需要一场相聚,来告慰一年未见的相思;需要一段休整,来思考一年积攒的得失;需要一壶温暖,来焐热未来的日子。任冰雪茫茫,任风凛气冽,亦终有腊酒盈樽,金炉炭温,灯火可亲。让我们怀着爱 and 希望,重走四季。

大寒,是季节二十四华章中压轴的那一节。像本厚厚的卷轴,翻到此处,已是尾声。然而,尾声即是高潮。这部分文字可能相对冷冽、清寂,甚至有些许晦涩,但有白雪红梅为其配图,又有阖家团圆的暖意做其眉批,只要你静心品读,便不难发现:她和春夏秋一样,充满着浓浓的尘世欢欣,素朴温暖又不乏诗情画意。此外,还更具丰厚的内蕴。如同历经沧桑的老者,一生的智慧尽含于平静无波的眼眸中。大寒,是烟火人生里的凝重庄严,有禅味,有远意。

造物无言却有情,每于寒尽觉春生。翻过大寒,便是春天的扉页,但还是请你慢点翻阅。大寒,古意森森,值得品味,值得相对,默默无言。

大小尺寸,纠结着犹豫着。那时没有手机,联系极不方便。售货员了解情况后,推荐了一款白色中长羽羽绒服。先生怕我穿着不合身,还专门找了一个身材和我差不多的姑娘试穿了一下,觉得不错,就买下了。

我捧着羽绒服,像捧着一大片洁白的云朵,穿在身上,巨大的暖意立刻将我淹没。细腻的面料,简单大方的款式,特别是帽子边沿的那圈毛领,仿佛灵狐的长尾,步子一迈,白色细绒翩翩起舞,月光一般软软荡漾,连带着整个人都要飞起来。

无论款式还是颜色,我几乎一见即喜,可是一问价格,立即肉痛起来:650!这件羽绒服,几乎花掉了我们一个月的工资!我们白手成家,孩子还小,用钱的地方多着呢,哪有闲钱买这么贵的衣服!于是责怪先生的自作主张,赶紧脱下来,叫他退回去。先生有些为难,说一件衣服,买了也就买了,日子紧紧,总会过去的。“何况,你还没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呢。”先生坚持不退。

再次穿上,才发现尺码稍显大了,太过宽松而显得有些臃肿。调换吗?几十公里路,来回车费几十元,实在太不划算了。再说,体重两位数的我,将来一定会向三位数看齐的,想来想去,便决定将就着穿。“好漂亮啊,你老公真好——就是稍微有点大哦。”听到同事们的评价,我又欢喜,又略有遗憾。

后来经济渐渐宽裕,衣服越买越多,衣柜越来越挤,许多旧衣被一次次清理掉,偶尔看到它,难免起心动念,默默看着,到底舍不得丢。此刻穿上,大小刚刚好。瞬间决定,今天就穿它了。

青春岁月里遇见,中年之后重逢,还能觉出它的好来,于人于衣,俱是多么难得。这件羽绒服,见证了曾经的窘迫与深爱,默默地带来欢喜与呵护。我相信,穿过时间的长河,它一定可以继续为我抵御岁月的霜雪,风雪与共,一路相伴。

爱若星辰

吴菊香

读小学时,家到学校,要翻过两座山、两条河和三条沟。下雨时同伴们往往会有父母帮忙背书包,而我从没有过这种待遇。有一次大雨天,妈妈去学校附近办事,我以为她一定会来接我,放学时,我伸长了脖子,一遍遍往家长群里张望,遍寻不得只好小跑着往山路上赶,终于看到了妈妈的身影。妈妈正沿着蜿蜒的山路往前走,不时回头看看,又继续朝前走去。我边跑边喊,她这才站住,看了看气喘吁吁的我,步子变得比刚才还要快。我泪眼婆娑地追随着消失在拐角处妈妈的背影,不明白自己的妈妈跟别人的妈妈怎么那么不同。想去追,可腿怎么也抬不起来。

大学时看电影《鹌鹑》,鹌妈妈三番五次自顾自吃扇贝。又一次,小鹌在妈妈抓到扇贝时张开小嘴,等待妈妈的投喂,等来的却是妈妈吃剩的壳。看到这里,我的泪水在眼眶弥漫,想起了从小到大妈妈对我的忽视。一阵海浪袭来,鹌妈妈跟着鹌群逃向浅滩,小鹌来不及跟上,被一阵大浪卷入海底,我悲伤地哭出了声。“鹌妈妈不愿意照顾小鹌为什么要生下她!”我无声喊道,似乎也是对自己妈妈的抗议。然而下一秒,小鹌不仅战胜了海浪,还在浪潮退去时,抓到了更多的大扇贝。我突然恍然大悟,原来鹌妈妈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教小鹌捕食。妈妈的爱是在远方不断的指引,而不是亦步亦趋的跟随。

那年暑假,我和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回乡探亲,高温像一张塑料膜让我们无法正常呼吸,孩子一直哭闹,我怎么都哄不好。一下车,妈妈就把小宝抱走了。我担心孩子看不到我要哭闹,焦急地走上前,想要接手。妈妈却将我推开,不让孩子看到我。在40多度的大太阳下,她迈开大步,再一次把我甩在后面。我顶着让人窒息的热气,紧紧地跟在她身后,不明白她想干什么。没想到,在妈妈的安抚下,孩子竟然渐渐安静下来。妈妈对我摆摆手,轻声说:“别离得太近,孩子长不大。”此时一丝凉风吹来,吹开了我尘封多年的心结,原来妈妈的爱从未缺席。

我恍然理解了妈妈,她的爱是黑夜中的那颗星星,看似很遥远,黯淡得似有若无,却一直引领着我回家的路。